



漢書門

四	二	八
四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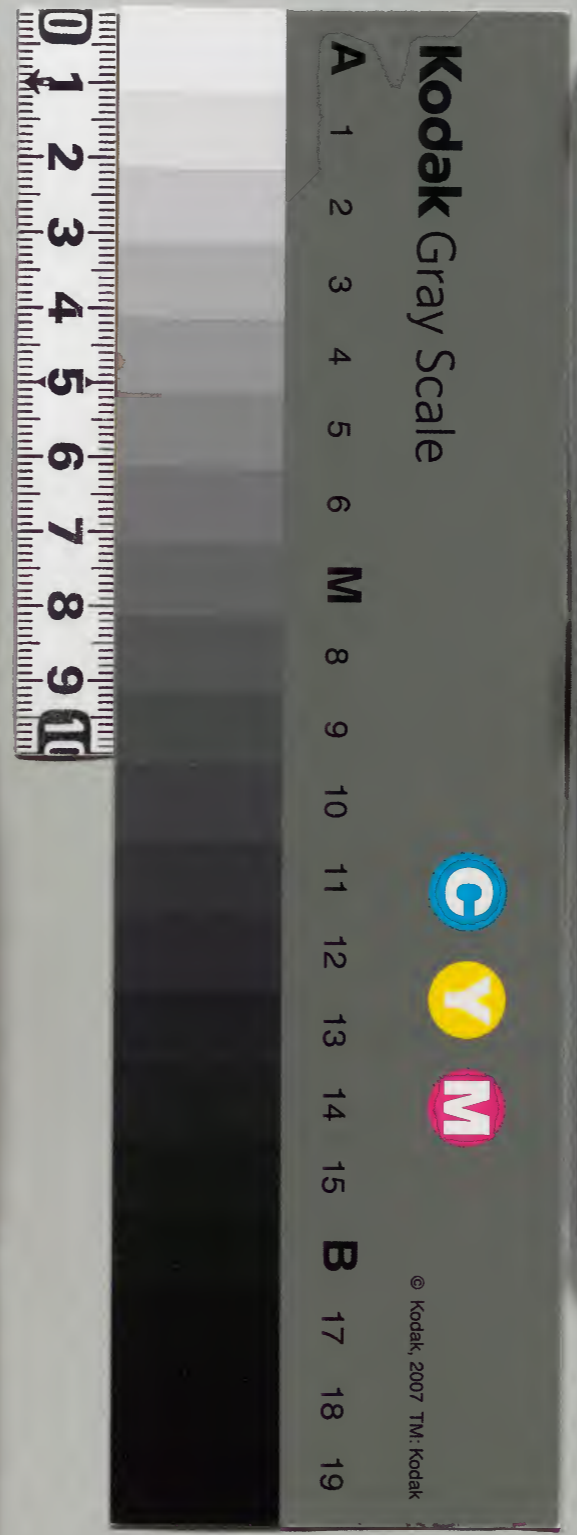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七	二	書
五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80
冊數	4	(1)
函號	275	48

275-48



叙先生經意疑問小叙

叙曰經術與時降升古矣漢治踈節濶目
破觚為圓是故博而不辨雖精楷半之要
于存亡繼絕而大義未漓也唐治多粉飾
表章窮平潤色汶汶爾總總爾然而機穎
露矣宋治雅稱完密而近纖嗇其于經世
大畧幾幾耳以諸儒綜覈同異引繩批根

則誠靡所不窺然而繭絲牛毛殆無遺地
當年弗竟末世不能窮也碩寧無煩瑣牽
合拘而失真刻而不可訓者乎由斯以觀
方明方晦方盛方衰治與其屑瑟而不可
為程也寧若其踈經與其尋端而奔委舉
一而廢百也寧若其無辨也轉而相之影
之月籥之日日煩日亂雖有存者其與幾

何相沿至今實受其濫觴之極而麟經為
尤甚譚經無慮數十家大都以比擬為工
摘僻為奇而校試者猥欲傲士以所不知
每每託以藉口影響假借紛如亂麻率天
下殫億于誦習記憶而忘厥本始離叛迺
滋甚夫即稱屬詞比事抑亦原始要終摭
摭附麗固將有以焉耳彼焚焚者奚取于

素王三尺而割裂破碎為徃

鄒先生嘗為余言而痛之以為息煩莫若
簡用簡莫如精將梓所手著義例詳于典
訓而畧于比擬第存一二不悖傳註者他
悉刪去間摘厥紕繆以破悠悠之惑而會
余從弟滑潛亦同此懷嘗得
鄒先生家藏本業付梓矣問叙于余余佳

經之靡也此其緼時簡之而不得而人爭
為煩損之而不得而人爭為益斯道也將
亡矣計非大儒君子不能息其鋒而
鄒先生實稱狎主使夫尸而祝之者知法
煩之亂治而說煩之晦經也抑亦維世振
俗之一端已是為叙

西吳門人沈演

一余
賦之獨命而信賦之期豈也味亦豈世味
獨夫主實滋味主對夫只而對之皆味去
子矣信非大謝表子不謂息其難而
為賦鮮之而不對而入年為益其難也
豈之豈也出其豈和簡之而不對而入年

太史經旨叙

余夙有慨于經術之敝也以為他日幸待
詔金馬門當與名公鉅卿雝校可否上之
天子布之天下庶幾乎同文之治焉盖有
志矣而未之逮也夫易詩書禮皆經而余
世業春秋則春秋之用最急廼春秋之敝
亦最甚尼父以千萬世華衮斧鉞寄于一

字之間至微眇難言矣自文定出而解之
已得其什之五而世儒解文定之解者又
復得其什之五甚且不務明經而爭為怪
不尋傳註而迺為蔓此不知誰作之備其
在於今濫觴極矣夫經之敝殊足為人心
世道憂是余所咨咨而不已于嘆者也癸
太之後 鄒太史以春秋魁天下季父

惺予君實執筴後之因得其所為註疏以
課諸子弟大都融經傳之旨而取之精會
諸家之說而統于一去煩苛之目而存其
槩用心動功施偉矣從容侍從之餘出而
獻之以佐聖經裨主德嘉惠來學非今日
勝事哉嗚呼有其志者不必有其遇有其
遇者不必有其具三者備而迄不聞見之

行事是余所咨咨而不已于嘆者也因與
伯晉謀梓之以廣其傳其傳之廣也而余
夙志亦稍慰矣顧所從來者遠魯魚帝虎
時有之輒為校勘原係
太史全文者
余小子何能贊一辭焉

西吳沈潛撰并書

新鐫鄒翰林麟經疑問真傳

總旨

春秋之題有三曰單曰傳曰合單題必
有傳者或雖本比下無傳而明見于他
傳者傳題必傳中有顯明數股者或雖
無明股而其意義與所搭股脗合者合
題必有大意對待齊整者或雖全傳不

相合而摘其一段對待齊整者此外雜
亂題目或沿舊而不悟或摘以為奇至
于穿鑿聖經煩瑣後學知士所必不出
也
以上一段四山附于隱公總傳之後因
係一經通論故表而出之

新刻鄒翰林麟經真傳疑問卷之一

癸未會魁四山鄒德溥 著

同年惺予沈之喆 閱

壬辰會魁門生沈 演

庠生沈 湑

沈 湑全訂

隱公

元年

聖經首紀元而明人君之用焉

體元者謂先正其心調元者謂格君心之非乾元坤元原以天地之心言時文或用天統元氣地統元形非也祖述意輕只發在後最不可以天地帝王對此傳用字非體用之用

元年 癸丑

聖人修經有以體元望乎君有以調元責乎相

調元句原為紀元而發不當別求經股書宰周公尤于調元意無干不可作題

元年 春王正月

春秋兼述作之文有以明大用者有以示大法者

下比照傳兼行夏時大一統二意

春王正月

聖人筆削之始必垂大法明大統而正大倫焉

夏時冠周月周正紀魯事雖分二句實為一事夏時冠月之中即兼周正紀事之意周正紀事之意不出夏時冠月之中或以書春為行夏時書正月為尊周朔誤矣大統意在書王上見不在正月上

春王正月 盟蔑

聖人修經有變周制以正時者有從周文以尊君者
王者頒三正之統於天下有子丑寅之迭建焉周自文
武革命以來正惟建子矣王者列五等之爵於天下
有公侯伯子男之異位焉魯自禽父襲封以來爵惟魯
侯矣

盟蔑

內君要信於附庸春秋惡其私也

私字對公字言與後傳私字不同後私字對周官有司
盟說此私字對講信修睦說 稱公稱字俱常例只重

惡盟意斷作

盟蔑

南季

祭仲

蔡季

突救

鍼奔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皆道之所在也

此等題全在聖人書法上發揮

南季

祭仲

蔡季

蕭叔

春秋稱字之例一常道之所在也

南季聘

單伯至

春秋兩字大夫有因王朝而貴之者有因王命而貴之者

南季

蔡季

惡盟

三

春秋稱字示尊尊親親之義焉

突救 鍼奔

春秋變例以待 人仗義者進之而昧義者黜之也

盟蔑 瓦屋

聖人修經從周文以尊君變周制以反古

南季 女叔 宰周公 華元聘

春秋之稱字稱公一尊王之意也

克段

國志害其弟春秋盡詞以誅之焉

只重授之大邑一事當姜氏為之請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非制也正欲為之所而乃托以順母為詞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到後命兩鄙貳己又收貳為己邑又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皆由授之大邑以縱之也是其殺弟之志正在京邑之封或以兩鄙不堪貳而使之貳對說非傳意矣

歸賵

春秋紀王室瀆禮有示憲天之義者有示紊倫之罪者以天自處而後可係王於天不然則以匹夫議禮矣繫

王於天乃歆其所行合天也非直尊之而已

歸賄 歸舍賄

春秋重嫡妾之分故以瀆禮責乎君相焉

以嫡妾之分總起分作要知君相互罪貶宰亦以貶王

貶王亦以貶宰也

盟宿

春秋惡望國之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有宿國之君句不重凡書盟者惡之通一經言聖人直

是要他復古非特公且信已也作文只以不公不信婉

轉點綴以甚惡盟之意

茂 宿 伐邾 伐宋

春秋兩惡盟之不足貴者公天下之志見矣

下二比正見盟之不足恃春秋惡之全在盟不在伐上

茂 宿

春秋兩惡望國之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並叙總作大意如單不然兩傳私字不同對待欠整

伐邾 伐宋

春秋兩紀渝信之兵盟之不足貴見矣

盟宿 踐土

春秋志大道之公故公私之盟皆不與焉

遂伐楚 踐土

聖人謹大權而志大公故於兵信之善者猶譏焉

起繳處各要叫出本比

祭伯來

春秋不與王臣私交正本之意也

本字以王朝對列國言凡人臣之義皆無私交而其本則自王朝始凡內臣來朝者皆是私交來聘者不由天

子使之而後為私交蓋天子有使其臣出聘之禮朝則必自朝耳

友如陳 單伯至

春秋于內臣因王命之有無而待之

上不書官下不書字

會潛

春秋外戎而譏夫會之者所以謹大防也

此戎狄見經之始戎狄舉號之例通于一經凡書戎狄者不當與會而外之也

元年

會潛

上或春王正月

人修經有明德之體者有明德之用者

傳中王德之體原不當求之經股此等題俱以悖謬看

會潛 滅邢

春秋譏望國交夷以明王道貶與國覆親以立人道

入向

入極

出一比同

春秋直紀內外虐小之兵而上下之失見矣

諸侯之兵統于天子諸侯擅興以入人國而天王不討

只消看一入字而其義皆見矣

盟唐

春秋謹望國之交夷所以嚴大防也

日之見其異于茂宿諸盟非謂中國之盟始于此日蓋

謹之者乃謹其辨非謹其始也結戎狄三段泛論交夷

之禍以見聖人垂戒之意非謂濫觴于此盟也中國而

夷狄二句只見聖人謹華夏之辨如此而魯公與戎以

歃血非義也時文謂惡唐之盟以禁猾夏效夷之階非

是

茂宿

唐密

石門

伐允伯

狄伐邢

秦伐

晉 鄭伐許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獨謹交夷之信焉

四盟問起即以猾夏變夷發起謹嚴之意重盟唐斷作

茂宿唐密石門

春秋獨謹交夷之信嚴天下之防也

戎伐狄戎秦伐鄭伐

春秋謹華夷之辨嚴其責于猾夏效夷者焉

盟唐公如齊茂如京

春秋紀結信而特嚴華夷之辨紀修禮而特嚴君臣之分

盟密

觀春秋傳疑之文而聖心之慎見矣

本據舊史指聖人說先儒承誤則指傳經之先儒說闕

疑慎言則胡氏自謂如夏五傳疑而不益見聖心之慎

却通就聖人說尚可作題此比不可作題若出只主本

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以論聖心之慎不可謂聖人傳

以示慎

春王正月 盟密

春秋之文有以義而削之者有因疑而闕之者

此不可作題

春王正月 春正月 歸含賵 公在楚

春秋之所削者皆精意之所存也

鄭人伐衛

強國擅兵以脩怨春秋之所貶也

此題舊主責鄭免衛分作細玩傳意專重責鄭衛服則
可免句正與王法所禁相應征伐天子大權專為鄭之
伐衛而言不但謂甲兵天子之甲兵惟天子得而用之
亦以諸侯天子之諸侯惟天子得而征之孟子曰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可見

升陘 取鄭

春秋婉詞以紀內兵所以存臣禮也

此題舊有添戰紀滅譚者然戰紀脚重在外兵書敗與
升陘脚對而傳中又無敗績之例若只重戰上看又與
升陘相照不得換作詭道之敗題亦照應不得又有搭
乾時滅項者亦謬

鄭人伐衛 遂伐楚

春秋重擅兵之禁故于脩怨討罪者均照焉

鄭人伐衛 伐衛及戰

與國始被兵而服敵可免繼被兵而抗敵可譏

此以伐而不書戰照出上下俱主衛作齊鄭略起于首

季子歸 會宋

二國之待臣而得尊賢報功之典焉

趙武不但世祿亦世官者槩春秋中並無有祿無位之人本不可搭題若出則下比權就祿說

求賻 仍叔 友如陳 遂如齊

春秋于上下之世官皆譏其非禮焉

書季友仲遂其義在稱季與仲上所謂賜之族而命之為世卿者也今以二子卒題不可出而代以友如陳遂如齊安在所謂志其非禮哉若出則下二比仍倒書季仲書法蓋此原是借比

求賻

春秋于王室下徵而示謹禮端本之意焉

嗣子居喪命使非其時大臣專政出命非其分 千里

祖稅不至有求四方職貢不至來求

求賻 求金 求車

春秋迭紀王室下微而示端本之意焉

石門

春秋紀外君之結盟志大道之公也

石門之盟在春秋之世以為常出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作此題須發出聖人驚訝之意方妙若如尋常惡盟之說則泛矣

石門 瓦屋 會鄧 北杏

春秋紀諸侯會盟之常志大道之公也

石門 瓦屋

聖人志公天下有見于惡外盟者有見于謹參盟者

此題兩邊本不相涉只據兩傳間作各要寫得傳意透徹不可渾亦不可相紐石門以前俱是內外相盟至此而後外自相盟故傳取其存而弗削發以是為非常典意瓦屋以前俱是二國相盟至此而後三國相盟故傳即其書日發謹始之意舊以特盟參盟立意不知石門傳原不重二國相盟意

伐杞取牟婁

小國秦制而兼地春秋之所惡也

所謂正疆里者非但請命于王蓋既考于建邦啓土之圖其本邑與則復之可也非其本邑與則有興滅繼絕之義此所謂正也列國土地人民統于天子取人之邑不知有周復已之邑而不請于天子是亦不知其邑為周之物也知其為周之物則復已之地而不請于周者且不可况于奪人之邑乎此正其本之意本者謂其所自出也非本邑之本字亦非正已為正本上二年言人擅興原罪于天王之縱蓋深惡言之玩天討而益肆也只發揮一段在末是

牟婁 濟西 汶陽

加入向同

小國兼地之罪觀復故地者而益見矣

濟西 汶陽

春秋兩罪望國復地之擅示正本之意也

入向 牟婁

春秋于小國兼地而原罪于縱之者焉

此題據傳未一段而說當以此主為正或權主合以專兵兼地立說雖若齊整然上傳罪言非王命而入人國邑亦以向之國非言所得而擅入者不專以甲兵言即

欲主合則以非命而入人之國紊王制而取人之邑立說可也

遇清

內外期遇以簡禮春秋所以惡之也

遇者章次之期是解春秋諸侯之遇故下繼以古者遇禮不期而會期字與不期對看古者兩君不期而值勢不能備禮又不能廢禮于是乎制為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見蓋雖殺于會盟之文而實出于恭肅之心春秋之書遇者皆是有時相會厭夫禮文之

煩故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是其志在簡禮也志在簡禮而誰肯為主乎春秋志內之遇而皆書及志外之遇而皆以爵以見與古之不期而會者異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七遇各要觀其遇之故然後知其非出于不期者志內之遇者四遇清為尋盟也穀為謀婚也防為擇配也魯濟與謀伐山戎也志外之遇者三齊欲謀紀故與鄭為垂之遇也衛欲平宋怨故與鄭為垂之遇也齊欲恤宋患故與宋為梁丘之遇也

清垂

垂垂

穀穀

魯濟

梁丘

防防

春秋屢紀內外之遇而皆惡其無禮也

此當渾作而以此及彼以尊及卑小分股為斷七遇事實即渾化在講中著其非出于不期者若板敘在起處則文字臃腫矣

止出遇清

遇垂同

或魯濟梁丘亦同

遇清 昏命

春秋于諸侯訊其禮之異于古者取其信之近于古者

四國伐鄭

春秋紀兵而先大國戾誅黨之法也

會伐鄭

春秋詳紀會伐之兵著黨惡之極也

諸侯伐鄭之師既出而翬會之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叙為重若二次伐鄭自應再叙矣書法只是再叙四國斷罪翬翬會師同伐無罪之邦一句雖不可無重在下句

伐鄭 翬會伐

春秋詳列國之連兵戾黨惡之誅也

四國伐鄭

立晉

春秋重討賊有交文以分其惡者有交文以分其善者
殺州吁不可出故易以立晉此等題於義甚遠皆可刪
衛人立晉

春秋重大義有罪置君之擅者有罪得國之專者
于棠

內君棄政而遠遊春秋特訊之也

引晏子言只要見諸侯非王事民事則不出以見公之
遠遊為非非責其不朝王而勤民也舊以五年為述職
之期春乃耕之月尤穿鑿述職以五年為期就天子

以隱公五年為述職之期也春秋周正紀事此所書

春乃夏之十一二月亦非省耕之時公曰吾將略地焉
所謂為之辭也

如京師 入郕

春秋兩紀諸侯之出一尊王勤民之事也

下以鄙人籍稻言要之此等題皆謬

觀魚 觀社

內君舉動之非礼法者春秋兩致訊焉

衛師入郕

典國用衆以凌人春秋惡其失君道也

暴在暴民上說典滅陳蔡暴人之國不同繼州吁暴亂之後一句要重蓋繼暴亂之後尤宜施德政以恤民而乃用大衆以入人國是以暴易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也書法在師字上說

入郟 次郎 圍郟 城邢 滅陳蔡

歷觀春秋稱師之義而知其惡典國之暴矣

以城邢三比論稱師之例輕提于前專重入郟漸微講入郟處只如單題不必又纏三比

入郟 城邢 滅陳蔡

春秋迭紀用衆而立義異焉

入郟 滅陳蔡

春秋紀用衆有罪君之暴乎民者有罪夷之暴乎夏者

城邢 滅陳蔡

春秋紀用衆有矜其盛者有著其暴者

俱就用衆上發揮

欅六羽

春秋因事而明魯樂之僭所以正大典也

邾邾伐宋

春秋于二日用衆而特先夫主之者為

只發揮邾之主兵而其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惡何如州吁一段是又論出去不必入講或以石門瓦屋為班序以國之大小則與盟會征伐以主者先相背矣允盟會未有無主者然則何者為從禮之常若志外之遇而皆以爵又知盟而魯與必先書公次書主盟其餘則皆以周班為序方是然其中却有以向背為升強弱相上下者邾既主兵自當序邾于首不是聖

特先之以誅首惡也

石門 四國伐 邾鄭伐

春秋紀諸侯兵好必因事而定序焉

依傳順作過二比曰若然則邾之于鄭猶鄭之于齊也而伐宋首邾云何蓋云云若然則衛之尊宋猶邾之尊鄭也而伐鄭首宋公何蓋云云若依題而作以邾鄭伐宋承上二股則于四國伐股比照不來反覺揮強畢竟此題亦當出四國伐邾鄭伐梁立方通

梁丘 于貫 陽穀 侵蔡 伐楚

舊刻石門邾鄭

春秋序諸侯之爵次兼常變以立法焉

于貫 陽穀 侵蔡 伐楚

春秋屢紀兵信而先伯主因事之變也

伐宋 戰紀 北杏 于幽

春秋變例以先諸侯一因夫兵好之主也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春秋之序諸侯有嚴黨惡之誅有示首惡之戒

觀魚 郭公

二君知善而不能用春秋之所譏也

圍長葛

大國用衆以肆暴春秋直著其惡也

此書圍之始圍者環其城邑云云著圍之實誅亂臣至
何罪乎斷圍之罪書圍于此年之冬正所謂城守不下
經年不解而宋人擅興以虐無罪其惡彰矣非謂書圍
不足著其罪必待書取然後其惡彰矣誅亂臣云云是
為州吁而發文中須露此意

圍長 取長

春秋詳大國攻奪之兵而其惡彰矣

此全重圍上取伐亦根在圍說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而後已以此施于亂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正是一串意文中勿涉後傳理法字面亦不可以圍取分股

圍長 圍彭城

春秋紀重兵有惡其虐無罪者有予其討有罪者

皆主圍發上重非討亂賊說下重誅亂賊說

輸平

強國以利而結成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傳中離魯宋之黨數句論魯鄭相結之實諸侯脩睦以後則論春秋所以貶之之意也輸平所以貶者全在輸字上見以利相結拍鄭結魯言傳中鄭人局為結成于魯之下而又提鄭伯知其適有用問句可見蕃王室正是義也只見諸侯脩睦所主者義耳不宜以利故解怨釋仇錄疑說歸枋郟防無王之事恰不可從

宿清 伐鄭 伐宋 圍長 輸平 歸枋入 敗

宋 郟防

強國結成于內春秋以其利交而貶之也

宿清 伐鄭 伐宋 圍長 輸平

強國釋怨于內春秋惡其以利也

輸平 歸枋 伐宋 取郟防

強國結成以利而兩有以驗之也

歸枋入 取郟防

觀內君兩有所獲而知強國之利交矣

輸平 盟幽

以利而結成者可貶以義而脩睦者可予

作此須像傳題不可疑于合

輸平 盟貫

春秋紀事有不以平而掩其利交之罪者有不以盟而沒其遠交之善者

作此須像合題不可疑于傳

秋七月

春秋之脩時月者明天人之理也

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在其中不可另講如何法
天天道王道俱在不息上論書時正見天之四德書月
正見君子當行此四德無事而必書首時正以見無一

時可闕單出此股亦兼四時言專主秋說則拘矣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破同單

元年 秋七月

春秋編年月而示體元因時之義焉

上言當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下言與四時合序就行

此四德言近以心與政分未見下傳之專言政也

取長葛

大國稔惡以兼地春秋明理法以絕之也

王法自取非其有言天理自忌馮言二意自難混說况

傳中以王法言四句分明對的其三意統是至朝列國

鄭人只于起處點過其見殺于亂原自天理過說顧

警韋文未云王法之在天下或得幸免天理之在人心

終不可誣也好

伐鄭 伐宋 圍長 取長

春秋詳紀兵事而深罪大國之逆理焉

先以宋罪之重鄭罪之輕輕辨起二比王法即如傳提

過然後論宋雖自悛猶不勝誅而乃云云倒直書于冊

書法

卷一 五

城中丘

望國勞民非時春秋譏其非人君之心也

非人君之心句應立君所以養之也句養字緊要與勞字對愛其力是養民力足四句有次第

中丘 不時 祝丘 不義 城向 時 城郛 義

春秋重民力故不以時義之合否而皆書焉

城向 楚丘 興繼 成周 蕃王室 墮郛費 弱私家

春秋重民力故于合義之役皆謹焉

中丘 築郛

望國兩用民力春秋皆罪其非時焉

此雖因完舊創始搭題湏合二傳斷作兩時字不同上非時以在夏下非時以在大無麥禾之後

中丘 成丘

春秋于望國而責以仁民愛物之道焉

年聘

大國待弟過于私春秋因其脩禮而貶之也

僖公私于同母弟不可不發使之來聘是任之以邦之大權重在平日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上

而于其來聘見之耳不稱公子而稱弟者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只一書法

年聘 語盟 鍼奔 辰奔

春秋于諸侯待弟有責其私者有責其薄者

公伐邾

望國為大以虐小不義甚矣

失信總在不義內蓋取邾田而後邾入其郭固不得以凌宋咎邾而魯之與邾又素有盟歲之好不念邾家之素而為宋故稱兵于邾何義哉春秋稱伐夫亦因其所歸而名之也要其渝義之罪則不待貶而自見矣

盟蔑 伐宋 伐邾

望國歸詞以誦小蘇穆惡甚不義焉

戎伐九伯

春秋表外夷肆暴而昧義失節者均罪焉

伐國非兵少所能今我用徒之衆以劫九伯故亦書伐戎兵用徒故曰徒衆

遇垂

春秋志外君之遇而深惡其無禮焉

大意與遇清同但事實異耳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謂其不期而遇衛可乎衛侯因宋之幣請而許其先相見謂其不期而遇宋可乎

歸枋入

強國委分地于內春秋交著夫授受之罪焉

傳云鄭伯云云至未易許也叙鄭以枋易許之類未周制云云至邑矣原鄭魯之所以有枋許亦是王室之恩而二國不當輕以與人也用是見鄭等句斷鄭罪也其言我入枋至未乃責魯入之非義也全重責鄭無君無

親上

歸枋

強國委分地于內春秋原其心而惡之也

入枋

望國受地于人春秋責其非義也

輸平 歸枋入 假許

即強國益地之始終而昧倫之罪著矣

此題以傳前一段搭不宜主兩傳合當以此數比如傳序起作事實重歸枋断作

輸平 歸枋入

春秋惡強國之委地而其請其輸皆譏焉

瓦屋

程註首句是盟原故自大道隱至始也謹始之意下周官設司盟云云為聖人不得已之意故其流弊愈下以引起聖人有志于大道之公而變周制之意二段互相發明不可分大要謂謹參盟之始不過只是惡盟聖人欲司盟之官不必設而變周制不得不原其弊之所由

起以及其未流也不可泥着瓦屋講

瓦屋 胥命 蕭魚

春秋屢致意于邦交一公世之志也

三比各發聖人志大道之公意不必以下二比承瓦屋以信待人句承美蕭魚之會一句讀晉悼之為推誠全在信鄭不疑禮因納候禁侵上非取其能不盟也當時亦有趙武入盟事但聖人以其以信待人而不疑尚有近于大道之公故美之舊有用以信待人貼三比非也

胥命 蕭魚

齊志公天下故于諭信推誠者有取焉

浮來

君降尊而要信春秋譏其失禮焉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句見公自卑非大失之敢抗也公之自屈須兼言小國人微者二意言然重在微者上蓋君臣之分為重雖及大國之大失亦屈也觀下曰屈千乘之尊與小國之大夫盟則其旨意可知矣

無駭 茂如京

春秋之紀大夫有見官之以人者有見官之以世者

稱名稱族不是書法未賜族而身為大夫自當稱名已賜族而世為大夫自當稱族但即此見得春秋之初猶為近古其後先王之禮亡矣傳中無聖人幸古道之存意是非治亂二句意皆不可遺專魯分晉是亂前無此等事即治也 無駭之卒也公命以字為展氏世有位于魯但其生前未賜族傳中只論無駭身上未論及其子孫或提起無駭比而倒歸世官作亦是

無駭入 三卿伐莒 同上

茂如京 會甄 士鞅聘 曼多侵

春秋迭紀世大夫而世官之非著矣

只就仲字齊字上論其世官之非不宜于字與謚上生枝節或以戰鞏易茂如京以事角侵易士鞅聘以韓不信城成周易曼多侵

南季聘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春秋譏其非正也

城郎

望國非時而興後春秋譏其無愛民之心也

譏魯只為非其時而妨農務傳中分財用云云謂雖得其時制猶必如此調停之而後可况于非時妄興乎非是既罪其不時又罪其不能分財用等事 傳首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見不得不勞民的事但必合其時制則又當分財用等類而後可耳罪之輕重言罪重而非輕也 汪氏曰城郎不見于經然經書墮郕則郕城不度可知矣

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郕 去墮郕同

望國違時制以興後失愛民之道矣

非制不是責其越禮蓋謂勞民重事雖城不踰制猶當

分財用云云况可非制而妄興乎觀傳未總結以無愛
養斯民之意一句可見

城郎 城費

同上

城中丘 城郎

望國役民不以時春秋兩譏之也

中丘 墮費

非時而勞民者國君之失明禮而革僭者聖人之化
此題以傳則非傳意以合則不整齊亦不成題

會防

諸侯講好出于私春秋之所貶也

周官行人云云至會聚通論一經左傳宋公以下方着
會防說然斷會防之罪只在非王事而私相會聚一句
書伐書會蓋列國不得有會之名凡書皆譏之也敵國
不相征凡書伐皆譏之也皆不異其文

防 中丘 伐宋 于管 郟防

諸侯兵好出于私春秋之所譏也

會防 伐宋

春秋譏諸侯之兵好以其非王事也

凡書會書伐不異其文句搭

會防 中丘

春秋罪諸侯有以其私相謀者有以其私相期者

下重在私為師期不重盟上或以周官司會之典責其

不當私會以周官司盟之制責其不當私盟未當春秋

書會中丘未書盟鄧也

防 召陵

春秋重王命有深譏其事之私者有僅與其事之正者

中丘

諒侯之師期出于私春秋所以譏之也

會伐宋

春秋于內臣專兵而特示縱橫之戒馬

此謂公子翬先期而往已有無君之心隱公于此不能

制之及其勢成莫制而有鍾巫之變故去其公子以戒

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傳中制于未亂指今日言雖

欲制之之制指後日言前無君之心在固字上見此無

君之心在先字上見

翬會伐鄭 翬會伐宋

八德

春秋兩紀內臣專兵而皆示縱權之戒焉

當融會本傳意渾作不可涉于合

中丘 伐宋

當載在會防傳與會防伐宋同看收書會書伐而不異

其文書法

敗菅 取郟防

春秋于望國凌大而惡其詐與貪焉

內大惡二句立文之通例不止言滅國取邑之事先以

春秋通例問起書邑不諱之例以其對滅國而言則猶

朱為大惡故也蓋此為書內取之始故就立文之例一

論不可專主此意作文當以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

盜也為斷倒直書書法蓋內惡其詞婉以諱為貶小惡

直書而不隱以直書為貶兩樣俱是貶但輕重不同故

書法亦不同如此皆陣曰戰兩人俱有罪詐戰曰敗只

敗者有罪

取郟防

望國取人之邑春秋直著其惡也

取郟防 取郟 取郟 取郟

春秋紀國惡權輕重而為之詞也

如此命題當如傳佐就書法上發意

伐戴取

強國用奇以兼敵春秋惡其殘民之甚焉

稱伐稱取兼之也謂兼戴與三國之師即下所謂一舉

而兼取之也殘民之甚甚字在兼字看舊文專以奇勝

斷罪未透傳中駐師于郊從左氏鄭師入郊猶在郊外

想四國伐鄭事未甚得志故云困州吁取之蓋取其車

徒與輜重也

于鄆 四國伐鄭 伐取 入許 從王伐鄭

強國以其習用之奇而兼敵殘民甚矣

入郕

諸侯托違命以凌小春秋著其逆也

講入郕之役全要根伐宋說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

郕之非討違王命矣不是假王命以入郕托言于郕之

違王命而入之也假命乃在伐宋時

伐鄭 伐宋 圍長 會防 中立 伐宋 入郕

強國托違命以凌小春秋原構怨之私而罪其逆焉

會防 伐宋 入郕

如中立敗營取郕防同

觀諸侯假命之迹則知其討小之逆矣

滕薛朝

內外為禮而胥失春秋俱罪之也

此諸侯相朝之始傳言諸侯云云至強弱之視通論一
經以魯事觀焉二句是將魯事一驗要之責以來朝不
報屢往不納皆不若闕述職意為重權其所重而重之
可也滕薛不特言者是專責魯之旅見滕薛非天子不
旅見以下正是譏旅見正意亦字是以志荒對偃然受

之言偃然受之上僭天子此意重而其志亦荒矣為是
年公薨也輕帶說或以亦字遂以旅見句為說滕薛後
志荒為說魯非也胡氏自相朝聘本程子原自朝魯言
魯見之說本劉氏原自魯受朝言參看之自明白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春秋迭紀望國邦交惟其勢而不惟其禮也

只就殷聘世朝之制說便了下邊失在屢往而不在歸
上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

春秋重尊王之禮于私相朝聘者皆譏焉
只在來朝來聘者說

特來 入許

春秋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著矣

入許本為鄭謀而胡氏欲斷魯罪故就書會書及上辨
出伐許雖本鄭人啟疆之志而入許公實欲之以酬其
枋邑之惠若是則公之不臣甚矣向如是今又如足能
無鍾巫之難乎當以書會書及辨志論起即就魯志而
斷其不臣之罪後邊不必復倒書法

特來

觀春秋之紀好而強國謀小之志見矣

入許

春秋原內君虐小之志而深罪其不臣也

伐邾 伐宋 取郟防

觀于伐國取地之事而內君之不臣見矣

入枋 取郟防 假許

望國秦地制春秋皆罪其不臣焉

克段 四國伐鄭 鄭衛

春秋于列國之蔑親而獨甚養惡者之罪焉

敗箕 適歷 犇盟扈 會扈同

春秋原情以定交因其公私而與奪異焉

更相汲引一邊或搭小白入主鮑叔薦管仲或搭滅路

氏主士會引林父或搭取鄆主趙孟引獬豹或搭圍宋

主趙衰薦卻欸

友如陳 垂隴 上或餘立

春秋紀官人而私與專者均貴焉

傳中其稱公子數句俱着益師說不宜搭別段此亦不

成題舊又有添無駁入極為名而不書氏更無味傳原

就益師說故三句相連若搭三人何意思相連屬

舊有搭春王正月墮郈費主王政之一國政之一不知

傳之所謂國政王政也何曾以王政國政對言且墮郈

費國書伐我主國政之一道術之一不知孔子脩經典

國書伐我一比何干

又有摘更相汲引出題者不知汲引朋黨之題原是借

比若又單出一邊作何題樣大非

愚 三

書有春王五月... 精益... 又... 不書... 無... 不... 不...

新鐫鄒翰林麟經真傳卷之二

癸未會魁四山鄒德溥 著

同年惺予沈之吟 閱

壬辰會魁門生沈 演

庠生沈 涇

沈 潛全訂

桓公

元年

春秋述古以編年而可久之法具矣

大意謂改元建號不可傳久而編年之法當以春秋為正不可謂編年欲以垂法後世使知改元建號之不可長久也 隱元年編年之法已具但以比明人君之用為第三義故待桓而後發或以二元年搭題非也 公即位

隱桓之禍由夫婦之不正故以仲子之為妾而後知桓之非嫡嗣知桓之非嫡嗣而後知隱為實讓知隱為實讓而後知桓之實為篡弑與考宮傳意同然則公羊至末為一段不過申上意亦重夫婦上傳內礼字極重出乎禮則惠公為邪心公羊為邪說漢議為邪議春秋之垂訓使後世不得以邪亂禮也春秋傳書終始討罪之義是通說所書桓公時事

會垂

即強國要好之志而貪利之罪見矣

只發鄭伯圖詐之志其罪見矣會字是事實不是書法會垂鄭之志在得許非志于黨惡也越之盟桓實欲結鄭自安而鄭之與盟則實有黨惡之心矣胡氏以盟越

為黨惡此題不必涉黨惡上

假許

加會垂只作事實

春秋致意于望國之要地亦正之以義而已

此重一利字自常情而觀妨近于魯許鄰于鄭各以其
近者相易若兩國皆利也聖人則以為推之天下國家
而可行者義也舍義而徇利未有不至篡弒奪攘者今
魯惟利之徇而廢朝覲之禮棄先祖之地惡孰大焉聖
人以是為國惡而不敢斥言之也不曰易而曰假者暫
假之辭又許其改過自新之意一利之徇既以為惡而
隱之又望其不安于此而改之其拔本塞源之意何如
哉書法雖有諱之望之兩意皆承徇利棄義之惡說
盟越

強國徇內志以講信春秋深惡其黨惡焉

稱及只作事實傳原桓之欲結鄭好以自安而責鄭之
與盟以定其位須看戰郎傳鄭伯首盟于越首字因此
一盟後人更不問其弒君之罪附以為定位之盟

會垂

假許

盟越

去假許同

春秋辨內外信好之志而著強國黨惡之罪也

本傳起處與入許傳略同用賓主文法辨明盟越為桓公固位之志以責鄭之黨惡有主鄭人貪許作者未知傳意輕重主假許傳合者又不似傳題

假許 盟越

春秋紀事有諱易地之惡者有若黨逆之罪者

兩邊皆重君親意

時來 入許 遇垂 一盟越

春秋紀兵姪有原志而定罪于稔惡者有原志而定罪于黨惡者

及孔父

孔父宋之大夫也當宋督之逆死殤公之難然不能革君心之非宜無足取資之者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著其忠君之節也孔父忠矣名之何也因其分而書名不越其等而書字以辨其君臣之禮也

滕朝

小國脩禮以黨惡春秋所以黜之也

傳言春秋為誅亂臣至止矣正意最重經雖聖人為亂

賊而作其法尤嚴于治亂賊之黨也先鄰國而朝之有二意其行則先其禮則朝也其罪尤重于不能討與為之黨者故其惡之為尤深而狄之法為尤嚴也不然亂賊未嘗狄之而黨之者乃狄之乎又不然盟越之鄭穀鄧之朝何不盡狄之乎無父無君是夷狄也先鄰國而朝之是無父無君之黨即夷狄也

滕薛朝 滕朝

經于小國脩禮譏其昧大分黜其黨大惡焉

此傳而主合者也蓋主仍其本爵作一邊既無味倒單亦無味如此方冠冕

春王正月 滕朝

春秋垂世之文有所以明時者有所以明刑者

上以夏時冠周月苟以為無位而改正朔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下假魯史用五刑苟以為匹夫而黜諸侯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滕朝 小邾朝

春秋進退諸侯有行王法者有本王命者

此題若出傳進退諸侯亂名實意則王室命小邾子非

聖人進之也若主合則耶來朝傳又不重王命意似不
成題

滕朝 荆聘

春秋紀內外脩禮黨惡者黜之慕義者進之也

滕朝 楚子伐邲

宣四年

春秋重計賊有以礼先施而黜之有以兵先加而望之

滕朝 歸田

春秋之作立法不嫌于自專紀績不嫌于自敘

滕朝 獲麟

經備而帝王之法行聖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會稷成亂

諸侯貪利以黨惡春秋特筆以罪之也

要旨看得甚好只重得會上華督不赦之賊也魯桓不

揣身有其惡諸侯罔顧所宜舉會于稷而受賂于督以

立華氏故特書所為以責之不書立華氏帶繳

會稷成宋亂 澶淵宋災故

春秋兩詳外會之所為以關天下之大故也

只重特書所為上其餘書法係于澶淵者雖重而在會

稷却輕只未處略帶

却鼎納太廟

春秋于望國逆賂之章必特詞以謹之焉

此傳取亂臣之賂納于太廟以明示百官只一意減哀

伯之諫亦自明示百官言胡氏據之以立說故公子牙

以下只說此意書法有二直載其事謹書其日

根侯來朝

春秋不貶小國之親惡原其情而已

滕朝

杞朝

糾聘

穀鄧

邾牟葛

春秋貶上下之黨惡而獨恕小國者原其情也

杞朝

如紀

春秋兩紀脩好有原情而恕之者有原意而誅之者

兩邊須用撮其迹反起

會鄧

春秋紀懼外之好而深傷內治之失策也

三國之懼楚者徒以地大而兵強不知天下有至大者

理至強者信義可能循天理則我固有大于楚者惇信

義則我固有強于楚者何懼乎惟其不知本此則理不

足以相尚而徒以地之大小為勝負三國之地固不如
楚矣信義不足以相尚而徒以力之強弱為勝負三國
之力固不如楚矣是故鄧卒為楚滅蔡卒為楚虜鄭卒
為楚服役聖人所以傷之也循天理以任仁賢明政刑
言悖信義以親比四鄰言會盟離合離如離坐離立之
離二人也合如大合九合之合三人以上也離合字不
重盛衰之由不在于會盟之離合在其所以會盟者何
如耳觀于鄧之會則知夏之所由衰夷之所由盛觀于
否之會則知夏之所由盛夷之所由衰聖人安中國待
夷狄之道則于進退抑揚之旨見之也由字與道字重
看此中國懼楚而三人盟亦是會盟之合至于不知本
此云云便是中國衰弱之由而春秋貶之便見循天理
悖信義乃安中國待四夷之道也待四夷無他道安中
國乃所以待四夷也

會鄧 北杏 盟齊 盟戲

觀春秋予奪列國之信好而安攘之道見矣

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同上

會鄧 北杏

春秋紀好有為世道慮者有為王道慮者
主夷夏盛衰王道升降說上責三國之懼楚下責四國
之戴齊

會鄧 會楚于宋

春秋兩譏中國待夷而安揅之慮遠矣

兩邊俱有夷夏盛衰之由上示謀國者宜循天理惇信
義安中國以待四夷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奮撻伐攘
夷狄以存中國

盟唐至

春秋特危內君之交夷所以重傷中國也

桓公弑君而立至同惡也一改正足聖人所以危其遠
與戎盟之意不是以中國戎狄之盟相對看大意全在
托外盟以傷中國上不然聖人豈真以討賊之義望之
戎狄哉

盟越 會稷 盟唐至

春秋獨志內君交夷之危所以重傷中國也

圍新城 黑壤至 重丘至

春秋屢紀內君迄國而其義各有在焉

侵蔡至 踐土至

春秋兩志內君去國之久而愛君之情見矣

久而書至是臣子不忘君父之心不當涉危字意

侵蔡 伐楚至 平立 平立至

春秋于望國有志其軍禮之危者有志其賓禮之危者

盟唐至 吳救陳

聖人傷中國之心有見于望外夷者有見于抑外夷者

上以討罪言下以恤患言

胥命

聖人以古道望天下故特詞以善夫不盟者焉

信諭不是說相命後不叛為信乃是今日不待結盟而

足以相信之信也信與私字對看不與叛字對看人愛

其情云云亦只就盟上說不在叛盟上

胥命 召陵

聖人脩經有特善夫不盟者有特美夫不戰者

荀子謂春秋善胥命揚子謂春秋美召陵

會邲

有年

內君逆德而獲祥春秋特紀之以為異焉

有年 大有年

二君逆德而獲祥春秋皆紀之以為異焉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春秋于望國歲豈有存以示異有削以示常

狩郎

望國講武非地春秋謹之以全王德也

蒐狩之常不當書以非地故書之謹于微微字是就不

地正說以不地為微是對上戎祀之大事說蓋戎祀大

事所當講也行之不地其事若微然犯害民物百姓苦

之而王德虧矣可不謹乎爰物物字以稼穡言不以禽

獸言

狩郎 大閱

下易蒐紅同

春秋于望國講武有譏其非地者有譏其非時者

有搭滅譚河陽王威天下順天下者不知傳中威順皆

指蒐狩言此題無謂又有搭大閱比蒲主不威不順者

亦非傳中威順之意

糾聘

王臣承命以寵惡春秋深致其貶焉

夫咥期仲子以下因糾兼稱爵故說出其益重而春秋稱名為深責之意非謂其稱爵另為一書法此稱名對也

糾聘 榮叔錫命

春秋紀王室寵惡而備責相責君之意也

咥期 糾聘

春秋兩罪王臣之瀆禮所以正大倫也

兩邊俱重書名咥獨書官糾兼稱爵只帶說糾以概其

故兼稱爵此言糾之責益深非謂咥之責淺也

如紀

大國假禮以謀小春秋誅其志也

其志憚以齊言蓋滅紀者齊志鄭伯只是助齊攻紀首

雖齊鄭並言夫子脩經以下直斷齊人滅紀之罪不虞

紀人之覺也句重紀人覺之則為如紀不覺則滅紀矣

後書紀侯去國而未明所去之由存此之如以著滅

之者齊也故曰著齊人云云之由 效者猶明驗也猶

實迹也若非誅其意則外相如當不書矣故以此為誅
意

如紀 滅邢

春秋重興繼之義有誅謀小之志者有予存小之功者

仍叔子聘

王室用世官以脩禮春秋譏其失公選之道也

遂如齊 歸父奔 取鄆 舍至

世疑者疑其為世祿之家鮮克曲禮非以其先世之

賢而疑之也舊文捨叔舍一造先講叔豹之賢誤矣

此等題借以發傳意不可例書法亦不賢官人者

敗箕 舍至

上或公孫夏伐陳以子旌為子駟之子下或書救鄭以

欒書為欒盾之子

或士句聘以句為燮之子或盟新城以盾為衰之子

仍叔聘 初稅畝

聖人修經有議廢官人之法者有議廢取民之制者

仕者世祿 耕者九一

大雩

春秋于望國僭禮因變而志其大焉

天子雩于上帝自鞞鞞至祝敵皆作諸侯雩境内山川
用歌舞而已用盛樂句只解大字之實不可以禮樂分
龍見而雩此不可勝書然旱極當雩故因而書之郊禘
自是魯不當有書之便見其僭 惟命字在聖人備經
上說非以祭祀之義為性命之理

州公如曹

外君之得以尊爵稱者以楚當稱乎王也

周制稱公者二天子之公稱公周公召公是也王者之
後稱公微子是也然則諸侯非王者之後不得稱公州
公稱公者何是必其嘗為天子之公耳畢公以父師保
釐東郊則州公之以三公而出為諸侯未可知也衛武
以列國而入相于周則州公之以諸侯而入為三公未
可知也此所以稱公也或以州是別作一様看者非

如曹 蔡丘 曹南

國君得從尊爵之稱者以其嘗相乎王也
以蔡丘二比論起周制專重州公作

蔡丘 曹南

春秋之稱公爵有以其相乎王者有以其繼乎王者

兩項俱是周制不是聖人特加之稱天子王者字最重

當就此發 宰周公一邊只就公上說不可兼宰言

寔來

諸侯失國而托內春秋罪其自取也

書法重生名上名正天下定矣正名兼不名生名二義

驕奢淫縱蔡侯不賓息媽是也用兵暴亂胡子盡俘楚

邑是也棄賢保佞曹陽不用公孫會聽公孫疆是也胡

豹引在獻舞歸倬而和益州寔皆未有實迹泛論可也

不名其不幸者勸其為善也名其自取者絕其自棄也

石門 寔來 燬滅

春秋以常禮尊諸侯因其失地覆親而貶之也

寔來 燬滅

春秋之名諸侯有貶夫失地者有貶夫滅親者

寔來 獻舞 譚奔 弦 温

春秋于諸侯託國深貶其自取者特原其不幸者

石門 寔來 譚奔

春秋于諸侯託國有變文以貶之者有原情以恕之者
上不生名而名之者失地也下失地名而譚不名者不
幸也以石門起寔來寔來起譚不宜作三段全出亦同
會鄭主下傳不知所主

大閔

春秋志望國講武之非而因示失政之戒焉

不時非禮俱是大閔時事無倫是大閔以前事規傳中
非特以不時非禮句則三意俱不可轉不特以不時

獨詳三時之意尤見厲農之甚與非時苑狩不同書法
常事不書非禮則書此義立而所謂書八月書大閔者
皆紀實事耳陶鏡宇文云彼將謂兵凶器也國家無
事則諱而不講國家有事始不得已而偶一為之曾不
思不教之民難與即戎無倫之國何以制敵玩愒于承
平之日而倉皇于寇至之時脫略于農隙之期而簡練
于耕耘之候則彼勤勞于畝畝者徒起舍我穡事之嗟
而素非服習之衆亦奚以禦門庭而示威也當其時幸
齊鄭之兵直起戰即之日故國不甚病耳曩令周班一

後敵即壓境而搆其虛吾恐折衝者何策執銳者何人
龜蒙見繹之邦不震而蕩者幾希然則魯桓之閱蓋不
特不時非禮已也備而不預甚非先王寓軍政之意矣
立晉 入陳

春秋于大惡有與內臣計之者有與外夷討之者

此以外則異國二句照出上以陳比下以蔡比然傳中
數句本為春秋既作之後言此題亦無味

子同生

春秋錄儲君之生明與子之法也

此世子也以下只是辨明不稱世子之故不是聖人意
思當時原無世子之稱非聖人削之也

同生 札聘

春秋兼帝王之道故于禫繼而酌其宜焉

四國伐鄭

陽生入

或遇清

令狐同

春秋酌帝王之道故于禫繼之失宜者有貶焉

杞侯來朝

小國求援于大惡春秋傷其失所主也

公告不能事實不可脫聖人有爛之之意在求桓為主

自是有罪但律之以黨惡則非其志也故得免于貶志
字要看

鄭逃 乞盟 如齊 乾侯

二國失所主以致患可見主之當慎矣

焚咸丘

春秋于望國淫獵而譏其無愛物之仁焉

古者昆虫蟄而後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固可
用火但火只是去其莽翳以逐禽獸豈容焚之也焚者
盡焚之也書法亦在焚字上看蕪草木禽獸說

穀鄧朝

春秋紀遠國脩禮既嚴黨惡之誅尤絕用刑之望

兩邊俱重遠上發揮蓋使其逼于近而朝之猶曰懾乎
大國之勢有所不得已也今自遠來朝可見其志于黨
惡矣決其止于近者朝之猶曰人人得討遠國尚有可
望也今以遠國來朝則諸侯無復能脩其職者矣 魯
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故言越國踰境自遠而
來 諸侯不能脩其職連穀鄧在內

石門 秋七月 穀鄧

春秋于遠國脩禮既變例以嚴黨惡之誅尤變例以絕用刑之望

穀鄧 獻舞 滅邢

春秋于遠國親惡而比之失守滅恩者焉

滕朝 穀鄧 邾牟葛

春秋每嚴黨惡之誅示撰亂之法也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春正 夏糾聘 春二

夏穀鄧朝

春秋變例以略天時王室諸侯之罪昭矣

糾聘 穀鄧

春秋重討賊有傷王室之失刑者有傷諸侯之失職者

各要書名書法

巳卯烝

春秋絕時祀所以發其瀆禮之端也

傳意言周人烝享自夏時而春秋紀事用周正故冬烝

非不時而書巳卯烝者為後烝之瀆書耳或把周正紀

魯事作一樣看殊不知春秋豈至此而後用周正哉此

合丁丑烝方成題

巳卯烝 丁丑烝

春秋迭紀望國之祀而瀆禮之罪見矣

家父聘

春秋不貶王臣寵惡示責相之意也

傳謂宰糾且為弒逆之黨則區區大夫何足責也非謂家父之事起于宰也論相意味亦不可遺

糾聘 家父聘

春秋兩紀王室寵惡而獨重相臣之責焉

依傳同單但書法兼糾耳春秋于聘桓之舉只貶宰糾

而不貶家父者任宰相之專而責之條也作文以糾莊家父事先叙于前而以責相之意斷之

歸賜 宰糾 家父 錫命 舍賜

春秋迭紀王室瀆禮而獨重君相之責焉

宰糾 家父 榮叔

春秋迭紀王室寵惡而責君相之義重焉

上家父不與 下榮叔不與

秋七月 糾聘 榮錫命

春秋立法明天人之一理著君相之一心

糾聘 家父 于郊

王禮瀆春秋獨責乎相伯兵刃春秋專責乎將

丁丑烝

春秋因望國瀆禮而再書以貶之也

伐凡伯 巳卯烝 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詞約而責之詳者有詞穰而責之均者
重書法不重事實

祭公遂逆

王室輕使大臣而致其專春秋譏之也

後傳云有以二事出者則祭公本受二命而出但禮
再報而不當遂行故雖有二命而亦以遂行為罪觀劉
氏小註可見

祭公 劉夏

春秋兩譏王室嘉禮以其失輕重之宜也

季姜歸

春秋于王后始歸而示 以婦道焉

正始之道始于來歸王化之基基于閨門有二意

逆王后 季姜歸

春秋謹王室之嘉禮而母儀立婦道昭矣

祭公逆 姜歸 毛伯錫 召伯錫

春秋之殊尊號有致意于母天下者有致意于君天下者

射姑朝

觀小國急于脩禮而父子之失胥見矣

責其父子皆以宗社為重看大位奸之窺也三句可知

春王正月

春秋于內君享國之盈數而特示討罪之常理焉

天道直是見其當誅于天非但水旱凶災之類有以譴

告之而已或以為即在人事上見天道恐欠

桃丘

與國約肉而渝信春秋所以惡之也

若齊鄭于義可從則中變亦無害于失信傳意亦不是

要衛徒魯惟郎之戰不以道與師惡曹之盟又結然固

黨而直書曰來俱奪其爵則可見中變而所從為非義

其失信為可惡耳

桃丘 戰郎 惡曹

春秋惡與國之失信以所從之非義也

此題以說經者悟聖人之意看

戰郎

春秋于諸侯逞忿之兵而兩變文以深責之也

傳中兵凶器一段是總論兵之宜用于此不宜用于彼
魯桓弒立以下乃斷三國之兵不為此用而為彼用意
正相承春秋責二國之意不專為其逞忿蓋罪其大義
之不伸而以小忿興師也還是汲汲誅討之意 書來
戰正是以三國為主凡交兵則有主之者主之者罪重
以三國對魯說凡用兵必有首之者首之罪重以齊對

鄭衛說作文當總發三國之不知類例二書法然以書
來戰書法為主帶繳首齊

四國伐鄭

盟越

會稷

戰郎

侵西

伐北

諸侯縱惡而逞忿春秋兩變文以誅之也

盟越

會稷

戰郎

諸侯黨大惡而逞小忿春秋所深誅也

四國戰鄭

戰郎

春秋兩變主兵之例所以誅黨惡也

同圍齊

大鹵

或河曲

彭城同

諸侯之兵有與于誅暴者有與于應敵者

俱要發不得已之意暗影戰郎之非不可說春秋與之

惡曹

諸侯講信非道春秋奪爵以貶之也

斷惡曹之罪全要承戰郎說來大意謂魯桓弑立鄭伯則定其位齊侯則濟其奸今乃以私忿小怨結怨固黨所以為可惡也既傳既不以道與師又結怨固黨其旨自明結怨固黨言二國與魯結怨而自固其黨也

戰郎

惡曹

諸侯兵信而深惡其悖道也

三國之君其戰其盟皆非能為討桓而舉也只私怨小忿耳故先後罪之

執祭仲

春秋于命臣見脅必大其任以罪之也

祭仲有寵于莊公而使為卿則仲之為卿非王命也故止稱字傳亦曰何以稱字命大夫也若是命卿則當書官矣貴正卿句只帶說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句亦然下不能庇身而上不能保君二句有先後蓋能庇其身

而後能保其君也非以執之時言觀註今乃至於見執
句則後傳所謂知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進退之權自
我而不至夫見執者也謂責其自取則是責其不死位
則差矣突之書名至誤矣蓋言突本非有國由仲立之
忽以世嫡之正乃至於不能立乎其位正所以明仲之
罪也抑揚其詞突忽書名為抑書字為揚名君字臣即
承上段抑揚說

執仲 突歸 忽奔

命臣見脅而昧廢置之宜春秋罪其職也

孔父 祭仲

春秋于君臣之際有循常以正名者有從變以定難者

突歸

庶孽藉勢以爭國春秋絕之以法而正之以法也

傳中絕之以父子言厲公不當立以嫡庶言蓋忽承先
君之命而有國突乃違命而與爭是義絕于父不復為
先君之子也忽以世嫡而居正突乃乘利而奪之是不
宜有國也總是斷其爭國之罪但用此二意文中抽斷
歸者易詞只作事實

突歸 小白入

春秋子奪嗣位者所以秩天下之分也

只重宜有齊不當立斷講難易入于二尾云若書歸者

易詞也順云乎哉若書入者難詞也逆云乎哉

許叔入難 入櫟逆 突歸易 廬吳難

春秋紀歸國入國者而義各有不同焉

忽奔

世嫡宜君而不能君春秋深罪其自取也

忽奔 會號

然國之君臣有無援而不能立者有不待援而自立者

舊搭鄭莊伐宋戴等事與鄭自五伯之後事為對主無

故而失守對多難以圖存無故數比于傳無據以分正

對國削則可以強弱相對則不可且曰五伯之後自子

產時言亦不宜又搭五伯時題目以後如此等混題悉

刪不錄

伐陳 會號

賢臣兩當乎強國由其能自立也

上或盟平丘主爭乘言或會平丘主間駟乞事近有搭

盟戲蕭魚溴梁澶淵四比主其卻徵朝事夫以卻晉之
辭迭述四服遂搭此四比亦覺舛謬

執仲 忽奔

春秋于強國君臣之被禍而皆責其自取焉

伐陳 會虢 夾谷 墮費

聖賢于內外之強而皆抑之以禮焉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虢

二臣于內外之強有節兵以制之者有執禮以當之者

伐陳 會虢 墮郈 墮費

禮以當強國者賢臣之功用禮以革強都者聖人之化

盟折四會

春秋惡盟會之煩志大道之公也

此傳因屢盟數會而卒叛與離以見會盟之不足貴作
文須就屢數字上說春秋惡盟會意方與茂宿傳不重
舊說只魯叛盟會責其叛與離不達春秋所以惡盟會
之意且武父之盟由宋辭乎我伐宋左傳曰宋無信也
胡傳亦曰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然則離叛之罪豈

可專責魯哉會者諸侯所不得即會防傳意然本傳此
意甚輕

一盟 四會 武父 戰于宋

諸侯屢盟會而卒于不信春秋深惡之也

武父

即望國背大而結強盟會之不足恃見矣

只發盟會不足恃意以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罪其叛

離宋公薛平是宋之叛離公與鄭盟是魯之叛離

伐宋戰

春秋于正人之兵而責其失正已之道焉

既書伐宋句輕只為戰于宋句發傳意先說魯鄭奉詞
致討之實以見其罪重于宋而往戰之所以可惡也責
賂無厭屢盟無信二事乃當時二國伐宋之詞然以取
其賂以立督資其力以篡國者比之則其罪孰輕孰重
哉故當以魯鄭主此戰也若以宋與魯鄭分對失輕重
之權衡矣書戰于宋是正其往戰之罪非見其不足以
服宋而致其戰也

于稷 郟 執仲 突歸 一盟 四會 武父

伐宋戰

春秋詳二國正人之兵而罪其失于反已也

戰郎 戰宋

春秋紀兵事有責夫來者有責夫往者

戰紀

春秋誠小國禦敵示自治之道也

只重度德相時自治之意度德度已之德相時相已之時非謂敵人也故謂自治度德相時不外觀理察勢或云德是已也時如何屬已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後

強曰謹度已之力不足以敵人則相時即量力也故言

已

紀戰 屈完盟 滅黃 北鄙 同圍齊

春秋深責小國之禦敵以其失已亂之道也

屈完盟四比只借論應敵之道當如此以責紀之計不出此而憤然與戰不可謂春秋比事以責之也亦不可謂春秋與四國而罪紀大九傳中無明股而借搭者皆然

屈完 滅黃 北鄙 同圍齊

即列國應敵之道而知小國幸勝之非矣

此題當以紀為主借列國以斷之齊兵之來紀當引咎以謝之徵詞以喻之如屈完如展禽云云紀而出此或者其可免乎猶不得免焉則當效死以守之控訴以申之如黃人如魯襄云云紀而出此齊亦焉得而棄之乎柰之何亟于一戰以為禍始也若數四國之美似無味于傳猶不得免意難于發揮

侵蔡 貞伐 栢舉 圍蔡

一國幸勝以致禍由其失量力之道也

鄭之勝蔡乃鄭之所以禍也蔡之敗楚乃蔡之所由滅也

要發得禍福相乘意出大小意亦要發得明

無冰

春秋紀天道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當有謹微意觀春秋所書皆經邦大訓云云即成公無冰傳意

夏五

觀春秋之傳疑而聖心之慎見矣

春王正月 夏五

聖人脩經義斷于心而文因其舊也

傳中或筆或削數句是通一經言不可搭題即出此題
但即此二事以見作經之大義不可專就二股說

語盟

春秋紀貴戚前定之盟而因譏其君之私也

來盟作事實看書法在書名與年聘稱弟不同或欲帶
說稱弟迂

語盟 許叔入 蔡季 高子盟 完盟

春秋于貴戚前定之盟而變例以責寵愛之私也

用高子屈完比其為前定之盟作事實叙起重私愛
罪倒稱弟書法以蔡季許叔照論

語盟 高子 屈完

春秋迭紀使臣之盟有著其定于君者有著其定于已者
前段傳本無意義不可作題若出但可如此主或有前
定未定輕說起重罪其君之私嘉其臣之賢斷作不知
傳中說高子屈完處原非與之之意而罪鄭之私又不
在稱使書法上

高子 屈完

春秋予二臣之裁君命唯其義而已矣

傳中權字乃權柄之權舊以為予二子之能權非也不稱使書法只用在兩邊起處見其君之無成命而可裁之以義取兩比本傳意斷講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春秋紀事有隆其分之戚于君者有明其權之定于臣者兩邊皆要語盟形講

乙亥嘗

春秋特志望國之祀以其不時而不敬也

宋以四國伐鄭

春秋謹王制故譏夫私相假兵者焉

故特書曰以以上傳是說以字事實亦猶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也列國之兵有制以下是說以字之義亦猶入者逆而不順之義也此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不以者言不當以者也只重此句

伐鄭 伐齊取穀 栢舉

春秋謹大權故迭譏夫私相假兵者焉

總敘同單分作

歸祊入 以伐鄭

春秋謹王制有譏夫以地相與者有譏夫以兵相用者
忽歸

春秋于嗣君之返國而著其不能自立之實焉

看傳中明矣二字當原奔傳作文倒二書法稱復者謂
既絕而復歸亦見其忘君位也後段傳不過因而論及
意在大夫不可上覲傳然字可知舊說專主有復國之
義似于傳不同

許叔入

三 庸乘亂以復國春秋正之以義也

入云者難詞也亦只是事實難以勢言惟其因然而竊
入故以勢之強弱為難易若能伸大義云云天下莫強
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何難之有哉

入許 許叔入

春秋原失國者之無罪而責其失復國之義也

邾莒牟朝

小國慢王而黨惡春秋所以狄之也

入櫟

外君據險而有復國之勢春秋特示謹禮之意焉
東虢之君本居制特其岩險而不修德為鄭所城非末
大為禍也似與共城之叛大叔句不倫豈以當姜氏為
請制時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知制邑之為岩邑而
不封段故以為莊公所親戒者乎引夫子行乎季孫之
事以正不書厲公復國之法猶引告頽淵為邦之言以
証夏時冠周之意引觀上之嘆以証外盟必書之意文
後要用出不可脫共城之叛大叔共當作京子元鄭公
子城櫟事不知在何年

于鄆 入櫟 衛奔 楚師伐陳 墮費

春秋深監夫強都之害故特著強國設險之非焉

傳中夫子行乎季孫承衛有蒲戚一段說來謂夫子見
末大必折之害故行乎季孫而墮三都玩故字可見于
厲公復國削而不書承夫子行乎季孫一段說來蓋引
夫子之言以証此書法玩于字可見故此題以莊公不
戒京叛之禍而城櫟貽患斷作後用蒲戚陳蔡事引到
墮費上用墮費事証于厲公削而不書之意方融化舊
說皆失之

于鄆 入櫟

兩覲強都之害而知禮之當謹矣

主傳專就鄭莊說上不必兼養惡意大意謂制邑之死
虢君莊公所親戒也乃以京而制大叔焉雖多行不義
段寔自斃而所以恣其不義者京寔使之也不然弱枝
強幹彼將附麗之不暇也豈能叛哉亂則京城之叛亦
莊公所親戒也又城櫟而置子无焉雖昭公不立突寔
自強然所以成其不立者櫟寔階之也不然居重馭輕
突將臂指之為用也豈能爭哉

入櫟 墮費

聖人脩經而示謹禮之意聖人得政而見謹禮之用

傳中本引聖人之實事以証聖人之書法故兩邊俱以
聖人謹禮之意為主以櫟與費事作骨發揮以櫟之為
鄭害也故削厲公之復國而獨書入櫟蓋曰云云以費
之為魯害也故因季氏之問計而道之墮費蓋曰云云
如此方得傳意舊文皆左

衛奔 比歸

兩覲強國之害而禮之當謹明矣

衛奔 比歸 墮郟費

聖人兩鑒強都之害故為國而杜其害焉

于袞伐

春秋紀諸侯之兵好深責其疑于義焉

突之邪而非忽之正而是無可疑者蓋以昭之日以微
弱突之日以盛強其勢如此諸侯所以疑而寧為不義
也輔正與邪為義為不義也亦非謂會疑于為義也伐
為巢于不義也當時會袞即是謀納突原無輔正之意
疑之一字是從是非邪正之明處說來言昭公之明白

常輔諸侯顧計其勢而疑于輔之乃納突也非謂其先
有輔正之心而後疑也又非謂其先有疑之之心而後
為此會與伐也

忽歸 突入 袞伐

諸侯計勢而疑于義春秋所以罪之也

會曹伐鄭

春秋責大國易諸侯之序所以謹禮也

蔡是武王所封衛是成王所封先封為先故滕薛爭長
曰我先封此後先之序也乱班序在伐鄭上見主兵者

宋責宋為是要重禮字看乱之所生儀衛以為階等傳不可遺

此傳以至之後先為序即是以意之向背為升降或搭三比者非也即此二句搭題一經甚多又有疑似可主他傳者亦不當作題今權存數題于後

伐鄭 伐鄭 光先至 會宋 會虢

春秋紀諸侯之紊爵次惟其意與勢而已

升降責主會者上下責爭先者

盟幽 會淮 會宋 黃池 破同上

陽穀 圍新城 踐土 會溫 雞澤 會桓 伐鄭

伐鄭 破同上

蓋陽穀伐鄭齊以侯而先宋公者主夏盟也至于踐土于溫之會則晉主盟矣乃以侯而先公何哉是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也雞澤會桓齊光以世子而序邾下者繼子男也至伐鄭蕭魚之役則猶世子矣乃以世子而勝辭何哉是以意之向背為升降也

會衮伐 會曹伐

春秋紀兵有責夫昧義者有責夫昧禮者

公至自伐鄭

春秋志內君及國而誅黨之法嚴矣

上無王法又就納突上說或以為原桓之負大惡非也

此即前傳所謂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不宜涉危字意

衮伐曹伐至伐

內君勤兵好以納不正春秋致其至以罪之焉

城向

朔奔

圍

春秋于庶君之出必本王命以絕之也

戰奚

或搭長句題

蔡季歸

貴戚得去就之宜春秋之所賢也

蔡季之賢只在以道以禮上而季之所以能以道而去

以禮而歸者以其志超乎爵祿之外而不足以縻其心

蓋季當次及之序君欲傳國于獻舞苟見其有國之利

必據國而爭誰能去乎季則以君實有國吾知奉君之

命而已夫復何論是故引身而去陳是其去也知有道而不知有國也以季所當有之國而君顧傳之獻舞焉見其有國之利必懷憤而蓄怨又未必遽歸季則以君既不祿吾知奔君之喪而已夫復何論是故聞訃而歸蔡是其歸也知有禮而不知有國也 劉向之說亦只是論其不爭國渾融之于後則可不必分貼其去其歸上歸一邊舊有只說奔喪者固非有只說其不爭而不歸到禮上者亦非

蔡季歸

華元歸

貴戚去就合乎宜春秋貴之大夫出入得其正春秋予之以不爭國而去又不憾于不得國而歸季之所以為賢也以不能討賊而奔必國人與晉許之討而後入元之所以為正也劉向蘇轍亦不可遺

蔡季

舍至

春秋于內外之賢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其去以道其歸以禮季之賢也故志其歸而稱字以忠事主以禮立身舍之賢也故于其至而稱氏

盟蔑

蔡季

春秋欲人尊君以禮之文尤欲人愛君以禮之實

盟蔑 躋僖公

春秋紀君號有欲崇禮之文者有戒失禮之實者

春王正月

春秋以正法討有罪而無間于存沒古今之異焉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春秋嚴誅討之法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二卷終

イクミヲ